

洛陽縣志

武進龍山松林纂脩

重印龔著洛陽縣志序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古之良史體於備而例欲嚴事
欲詳而辭欲約束之往籍其有合乎此者為之紀其人能
之也自太史公繼左氏而作史記破編年之體而創為書
表紀傳筆削予奪義比春秋只體倍矣其例嚴矣史家
則之世守矩矱而莫能外志郡邑亦循之上準史例以
定其制獨至於事之詳畧詞之繁約則視乎秉筆者之才
之學之淺而時代之先後風氣之淳漓為攸因焉故史記
一書上始軒轅下迄天漢貫穿經傳旁採諸子百家上下

二千四百餘年事繁物蹟體大旨博而成書不過百三十
篇後之作者惟班固接跡龍門然班書僅記西京一代之事
歷載二百而其書亦百數十卷以視遷史其事之繁簡文
之省費相去已遠范曄有紀傳而無表志乃亦百數十卷
唐書倍之宋史倍之明史又倍之時代益近風氣益漓而
文益不勝其繁矣張守節稱遷史文省辭幽司屬貞亦謂
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綴下此惟歐陽氏之新五
代史事增於前而文簡於舊庶幾有合此旨惜氣體不侔
去班范尚不止一塵他如三國志文詞雅潔而病在簡畧

南北朝諸史詞豐采艷而失之雕飾則侈乎詳而不無約
而有要非三長並擅者不足與於斯也汝陽縣志創自明武都
邑人跡直流寇陷汝毀於兵燹清順治朝武令攀龍得舊
本於吳市就加纂輯勒為成書後雖一再修訂未臻美備
乾隆十年邑令蘭陵龍君崧林增而新之考訂脫謬校正
偽訛殆釐於稱名著賢君之志以賤詳自佳而特備例嚴
旨博而詞約束之近代亦可謂良史才矣嘉慶間魏令襄
績有增修乃爰舊志之体而紊其例舊志有綱有目以類
相從秩然不紊此則夷其綱目亂其統系甲乙之合者

分之而究之名異而寔同題目雖多而事類不增凌亂
無次散漫豈紀一意炫奇立異而不知其体已陋矣皇德
記備載減緩賑貸及晉免錢漕諸詔而巡幸記又重錄之
本志不載文藝而乾隆諭祭先賢之文與御製詩又竄入
巡幸記中是不啻自亂其例矣漢京隋都孰為成周孰為
王城久成聚訟之端然舊蹟雖湮而山川不改舊志考証
詳明無俟煩言而瞭如指掌此則繁稱博引而迄不能明
其分合变迁之迹一則約而能詳一則詳而仍畧故舊卷
帙倍增而精審明備遠遜舊志則甚矣龍志之不可廢也

自魏氏浚邑志之失修百有六十餘年矣廷鑑忝官茲土竊嘗有志於斯而河南通志亦適有重修之舉方將以縣志為根據竊欲取螭君之書仍其體制遵其義例而增以近年事蹟行並集斯邑博學多文之士與共商推於先從事校定重印若干部以廣其傳并以備大府之宣索庶朋好之徵求與夫當代之勝士名流冠蓋蒞止者之瀏覽焉

民國十三年夏正甲子天既節前三日序於洛陽縣署

七 聊園

直魯豫巡閱使署軍法官調任洛陽縣知事西平子廷鑑鏡三氏撰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重修洛陽縣志序

在晉列國貢史明俗尚紀政教職要職詳畢該
鉅細蓋寓褒譏於記事之中自覺言之有物信
而中徵豈欲侈聞見誇淵博哉我

國家車書會同文教翔洽統志一書慎選儒臣廣諮
博采一與掛漏俾賢醇之氓日遊泰和之宇駸駸
乎文治之盛幾無其比隆矣願志乘之作自下而上
縣志先志其詳也訛也漏由是而郡志而省志舉

義刪繁釐說而會萃焉各志其地之宜以備作
史者採輯雖詳畧不同其關於紀事之體則
一也洛為列朝建極之區人文古蹟昭於前史者更
僕難數自北宋迄今八百餘年稽陳迹而茫然
已不復東都之舊然喜俗樸民淳尚存周之
遺風則大蒐羅以勤纂輯者較他邑為尤急
松林江左鄙儒沐

皇帝特達之知俾躬膺民社十餘年中自

粵而豫五試烹解最後承之洛邑自維質
陋材庸未由稱塞幸民俗淳良克藏吾拙服
官三載舉曩政之不便於民者次第而更張
之惟縣志一書始於前明路部曹直繼修於
前令武君攀龍日久多脫簡且文間更豕
校核未詳一二博覽之士指其訛執簡以請
爰不揣荒陋廣蒐錄嚴棄取漫誕全書
編輯一年校讎言四月而成雖不敢侈言該博

傳行與窮然較前志工加勤而卷頁倍之義
取職詳周故遺脫異條

輔軒之採擇且見斯氏古處由來已久展卷之
下溯漢京而合周轍洛邑風聲先於天下正
不得以郡國之例例之也書將付梓特揭所以
為序凡裁閱纂校上自

大吏下逮都人各責成勞列於別簡乾隆十年

四月下院之吉

文林郎知洛陽縣事加六級紀錄九次今陞
陝州直隸知州蘭陵龔崧林塵園民謹

序

三

舊志武序

誌史屬也誌其地里山川風物政事文獻一邦大畧
多典史合洛九朝都會地在唐則麗正殿說書韋執
兩京有記在宋則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有誌兩君
子去古未遠博採兼收自足垂範百世乃宋元以後
無聞焉何也或者奕棋爭據銅駝屢堙王謝燕無定
巢故明時百餘年尚未有議及邑乘者嘉靖戊子武
部路君敬夫直草創斯舉初就梓于定陶之君遷喬
嗣重刻于霸州江君北然因陋就簡令人嘆作始之

難也。迨崇禎戊寅歲，又百餘年矣。古滕劉君宏緒欲起而潤色之，乃謀於邑老郭公葵、於邱公禎，符極意搜訪，討類遐廣，美矣備矣。滄桑繼變，以來典章文物掃地俱休。余丁刻承乏是邑，首詢茲典，遍覓之不能得。夫金谷平泉，諸勝槩已矣。至義園禹範、周鼎雲臺，亦不能於聲銷響沉之後，頷略芳規，惜哉。乃走使人多方購取，五六年間始而得舊誌，剝蝕者十之七，繼而得續誌，逸去者又十之三。余方欲勒成一書，備告軼事，未幾而以行取去。白簡青蒲，初未暇及此也。丁

面歲來督中州漕總為然竊計曰將無洛實有緣或
可了此夙願而憲府深諄々然以文献不足為慮也
因於風帆北上之暇取兩誌合觀之時豚兒之望之
生適在側間亦佐余不逮於是考其逸失訂其訛謬
汰其淆雜集正斯編大抵其書主於法令傳後而其
意總歸於揚善隱惡使後之為學者知師聖賢接二
程之傳以繼羲禹之心為治者知法周召崇西京之
教以企成周之盛上下千百年開卷燦然如指諸掌
修己治人不患無所考鏡矣雖然余因之有說焉邑

乘大典昭示來茲即博物君子猶秉筆不敢輕為予
何人斯恐為有識者羞用是不能無懼且洛縉紳之
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此誌成保無有愴父我
者用是又不能無慚然與其歷年勝事泯沒不傳孰
若累代遺踪粲然復睹知我罪我均所不計矣爰授
之梓三月而告成

順治戊戌歲律中應鍾

賜進士第河南督糧道布政使司左參議前刑科給事中

晉陽武攀龍謹識